

民國三十一年九月

輔仁大學
文學會
講演集

第
三
輯

民國三十一年九月

輔仁大學
語文學會
講演集

敬贈

第
三
輯

語文學會講演集

目錄

評高本漢古韻二十六部·····	許世瑛
聯縣詞音變略例·····	沈兼士
尙書甘誓爲韻文布告之祖·····	朱師轍
麻花油燂鬼餽子及其他·····	顧隨
金文辭語法無定說·····	戴君仁
說文重文之探討·····	陸宗達
汪容甫述學年月日多誤·····	陳垣
晉人草書研究·····	啓功
唐本毛詩音撰人考·····	周祖謨

輔大國文學系語文學會簡則

二十八年十月

一、本會定名為輔仁大學國文學系語文學會。

二、凡本校教職員暨研究生，本科三四年級學生，曾習語言文字學各項基本科目者，經發起人二人之介紹，得為本會會員，教職員會員須擔任輪迴講演。

三、會務暫定為兩種：

1. 講演及報告，專題講演由教職員輪迴擔任之，每次開會時須有一人或二人講演，每人以二十分鐘為度，讀書報告由學生於每次開會時輪流報告其讀書心得，每次以二人為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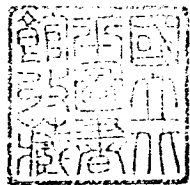
2. 調查或研究，由各會員分組担任調查或研究關於語言文字之工作。

四、常會日期為每月第一個星期六（下午二時半），如遇值放假日則順延一星期。

五、本會會址為西樓一五三號。

評高本漢古韻二十六部

許世瑛



高本漢先生是西方研究中國聲韻的著名學者，他在切韻上確有精彩的貢獻，啓示我們怎樣用科學方法去研究聲韻的地方也很多，這些都無須我來稱頌了。可是他在古聲韻上的造詣却遠不如在切韻上的成就，試看他的二十六部（註一），可以說是根據段玉裁六書音均表，王念孫古韻譜加以分裂歸併而成的，所以除了一小部分的差異外，大體都逃不出乾嘉諸老的窠臼，例如他的第四第五部（即王氏元部祭部），第七第八部（即王氏真部至部），第十六第十七部（即王氏陽部魚部），第十八十九部（即王氏耕部支部），第二十第二十一部（即王氏蒸部之部），第二十二第二十三部（即王氏冬部幽部），第二十五第二十六部（即王氏東部侯部）兩兩相通，不就是孔廣森他們所創的陰陽對轉說嗎？所以這裏對這些與中國聲韻學家的學說大同小異的地方不想費舌多加說明了。現在我只說他的第六部是不是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成立的，因為這一部是中國古韻學家所從未分的。可是考究的結果我以為他所以分這一部的原因，實有不得已的苦衷，可說他完全爲了使那些不能拿已定的理論去解釋的字，有一個歸宿，因為他認爲以元音收尾的字是不與其他以輔音爲韻尾的字相通，可是有好些陰聲字，他所從的諧聲偏旁是收n，有的陰聲字雖所從諧聲偏旁不收n，可是與收n的字叶韻，如詩鄘風新臺一章泚滸鮮叶韻，小雅杕杜四章偕近

邇叶韻，豈不自相矛盾嗎？因此他認爲這類以收 n 的字爲諧聲偏旁，或與收 n 的字叶韻的陰聲字收 r，而另立第六部，但是其中有一點是可疑的，就是禪字瑞字歸第六部收 r，而喙字歸第四部收 d，同爲收 n 的諧聲偏旁一爲 |¹，一爲 |²，又將如何解釋呢。這實在使人費解，我的解釋是禪瑞二字廣韻屬五寘，而喙屬二十廢，前者不能不定爲收 r 是因爲他認爲凡不與收 n 字相通，或不以收 n 字爲諧聲的支韻字是收 g，歸第十九部（即王氏支部），而後者本當歸第五部（即王氏祭部）收 d，就無須多此一舉認爲收 r 了。由此也可看出他的理論是不很健全的，因爲焉有同以 n 收的字爲諧聲偏旁而可以或收 r，或收 d 的呢。再這一部中又還包括些非以 n 收聲爲諧聲偏旁的字如從此，從爾，從毀的字，恐怕他因爲新臺一章泚瀨鮮叶韻，杕杜四章偕近邇叶韻，故主收 r，又因爲周南汝墳三章尾燬邈叶韻，邈既收 r，則燬也必收 r 無疑，但我又懷疑他爲什麼不把泚瀨燬等字歸第十一部（即王氏脂部）呢，這恐怕又因爲他們在廣韻裏是屬紙韻的吧。這樣就未免有點囿於切韻系統的毛病了。並且他還忘了尾字也收 r 却是屬於第十一部哪。總之他的第六部可以說是他的救命王菩薩，凡遇到與他的理論有矛盾時，就拿它來救駕，如果一有例外就用它來做擋箭牌的話，那又何責於分部定規則呢。由此可以知道根據詩經及先秦韻文來分部，恐怕難逃出清代古韻學家的範圍，若是根據諧聲偏旁來定韻部，就很難有定論了。因爲其中相通的情形太多，無怪章太炎先生的成均圖無一部不可通了。

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八日

聯脣詞音變略例

沈兼士

聯脣詞大別之可分三類，一爲兩字異音者，一爲雙聲疊韻語，一爲疊字連語。其中又有變例存焉，茲藉演講之便，略舉變例數則，釋之如次，用以引起學者研究之興趣云爾。

一，異音複詞中一字韻變而爲疊韻連語。

設有一聯脣詞，兩字異音，今以 a. b. 表示異紐，以 x. y. 表示異韻，其式爲 ax + by. 然因讀音之便，發生同化作用，往往涉上文或下文而變爲疊韻連語，其式如下：

ax + by → ax + bx 或 ax + by → ay + by

例 1.

蹇越、說文無蹇字，走部，越，行也，從走臭聲，香仲切，廣韻去聲一送，蹇，蹇越，疲行兒，莫鳳切，越，蹇越，香仲切。段玉裁說文注云，大人賦說螭蚪，沛艾越蜈蚣以佞僂兮，張揖曰，越蜈蚣，申頸低印也。按越蜈猶蹇越，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云，越，唐韻香仲切，按仲者侑之誤字，因而誤收送韻。

兼士案段說是，朱說非，越蜈連用，則讀幽部，此蜈之本音也，故張揖音訛救反，蹇越連用，則越

涉上文臺而轉讀入送韻（夢聲本在登部，變音轉入東部），其變如下式：

明送十曉齊——明送十曉齊

例 2.

儼體、說文，儼，秦人謂相謂而食麥曰儼體，從食憲聲_{烏困切}，體，儼體也，從食豈聲_{五困切}，說文蓋本諸楊雄方言。方言郭音儼，惡恨反，體，五恨反，曹憲博雅音與大徐引唐韻同。孔廣居說文疑體云，體諸豈聲，乃亦音五困切，疑有誤。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云，儼體雙聲連語，言其非疊韻也。兼士案儼體本為諄脂對轉，體涉上字而轉音耳，其變蓋如下式：

影根十疑尾——疑根十疑根

註，□符號表示據聲母假定之音，下做此。

例 3.

嘵嘵、說文，嘵，嘵嘵，謹也，從口勞聲_{敦交切}，嘵，謹聲也，從口奴聲，詩曰，載號載嘵_{女交切}。兼士案嘵諸奴聲，本音在模韻，涉上文嘵字轉入肴韻。小雅之號嘵，亦疊韻語也，其變如下式：

微肴十泥模——微肴十娘肴

例 4.

渙忍、廣雅釋詁，渙忍，濁也。曹憲音渙，他與反。忍，那與反。玉篇，渙，他殄切，渙忍，妬濁也，忍，乃殄切，渙忍，醉兒。廣韻上聲二十七銑，渙，渙忍，熱風，他與切。忍，渙忍，乃殄切，而上聲十六軫忍，水名，在上黨，而軫切。蓋忍本音而軫，渙忍之忍，則涉上文渙而轉入銑韻耳，其變如下式：

渙 忍 十 四 軫 → 渙 忍 十 九 銑

例 5.

玫瑰、說文，玫，火齊玫瑰也。一曰，石之美者，從玉文聲。莫格切，瑰，玫瑰，從玉鬼聲。公回切，玫下段玉裁注云，二義古皆讀如文，在十三部，今音則前義讀如枚，入十五部，後義讀如畏，入十二部。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云，玫字疑從枚省聲，當作枚，玫瑰疊韻連語。苗夔說文聲訂云，玫當從枚省聲。

兼士案朱苗二家皆不明聯縣詞音變之例，故改訂聲母以牽就字音，非也。蓋玫瑰本諄脂對轉，玫復涉下文瑰而變入灰韻，其變式如下：

明 文 十 見 灰 → 明 灰 十 見 灰

二、異音複詞中一字聲變而爲雙聲連語。

設有兩字異音之聯聲詞 $ax + by$ ，因讀音之便，發生同化作用，其中下一字隨上字聲變而爲雙聲連語，其式如下：

$$ax + by \longrightarrow ax + ay$$

例 1.

磊砢、說文，磊，衆石也。落猥切，砢，磊砢也，從石可聲。來可切。

衆士案可聲字不應讀來紐，此蓋涉上文磊字而變其聲紐耳。今假定砢音本在溪紐，其變如下式：

來助 + 溪砢

→ 來助 + 來砢

例 2.

屢空、論語，回也其庶乎，屢空。釋文，空，力從反。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曰，有反切難而韻亦不收者，如論語屢空空音力從反是也。錢大昕據詩釋文謂力從爲力住之譌，陸氏爲屢作音，非爲空音也。吳承仕經籍舊音辨證云，使德明讀空爲空乏，則力從或爲口縱苦縱之譌。

衆士案集解於空有二解，一爲空匿，一爲虛中。俞樾羣經平議謂屢古止作婁，說文，婁，空也，從毋中女，婁空之意也，婁空二字即本此經，蓋古語有如此而許君猶及知之也。凡物空者無不明，故

以人言則曰離婁，孟子離婁之明是也。以屋言則曰麗廡，說文囧部曰窗牖麗廡闔明是也。離與麗皆婁字之雙聲，長言之曰離婁，曰麗廡，實即婁空之義而已。孔子以婁空稱顏子，蓋顏子之心通達無滯，亦若窗牖之麗廡闔明也。竊以爲俞氏本何氏虛中之說解廡空爲連緜詞，甚是。廡空殆猶今人謂聰慧爲玲瓏耳。或曰空不當有龍音，案漢書司馬相如傳，巖巖深山之從從兮，通谷豁乎鈐鈐，晉灼曰，從音籠，古籠字也，徐廣曰，從音力工反，此空聲字讀來紐之例，其音變之式如下：

空過 + 從式 → 空過 + 從籠

三、異音複詞或疊韻連語中一字韻變或聲變而爲疊語。

異音複詞之變式爲 $ax + by \rightarrow ax + bx \rightarrow ax + ax$ ，即一變而爲疊韻語，再變而爲疊語矣。

疊韻連語之變式爲 $ax + bx \rightarrow ax + ax$

例 1.

驅曉、玉篇，驅，口侯切，又音歐。曉，烏侯口侯二切，深目兒。廣韻十九侯曉字兩見，一烏侯切，深目兒，驅，上同。一恪侯功，目深驅曉，而驅字不別出。揆其演變，蓋如下式：

驅侯 + 娘有 → 驅侯 + 娘侯 → 驅侯 + 娘侯

即由異音複詞一變而爲疊韻語，再變而爲疊字語，今山陝方言形容目眶深陷曰驅曉，讀如巧文男文

，尙爲聲韻連語。

例 2.

剗、玉篇，剗，丁侯切，小裂也。剗，盧兜切，穿也。而廣韻侯韻，剗，落侯切，小穿，又音兜。剗，落侯切，剗剗，小穿。其變蓋如下式：

𪛗 + 𪛗 → 𪛗 + 𪛗

他如齶齶之齶，大徐本說文引唐韻而琰切，毓毓之毓，玉篇牛召切，礮礮之礮，廣韻入聲十九鐸盧穫切，彌環之環，漢書楊雄傳蘇林音宏，嬰賜之賜，漢書楊雄傳服虔音石美反，崔墨之墨，漢書司馬相如傳蘇林音卒鄙反，斂陷之斂，呂氏春秋審應覽高誘讀曰脊，危囘之囘，集韻入聲九迄魚屈切，說文大徐本
衛勿切。皆音變之疊韻雙聲語也。又如委蛇威夷之與施施，猶豫容與之與與與，阢隉脆脆之與孽孽兀兀，旁皇仿佯之與皇皇，皆音變之疊字連語也。自來學者習知聯綿詞不可單釋，聯綿詞無定字，聯綿詞顛倒互用諸例，而於上述各例則以罕見尠有言者，聊爲發之如此，若夫博討詳說，請俟異日。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六日

尚書甘誓爲韻文布告之祖

朱師轍

尚書甘誓一篇，江晉三羣經韻讀，僅言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三句，祖社汝爲韻。江說本顧亭林。先大父說文通訓定聲，豫部社下，古韻，亦言書甘誓，祖社汝爲韻，江氏專考經韻，竟未言及甘誓全篇皆韻，由於未孰讀之故耳。後世告示，每用四言韻文，間有用五六言韻文者，人皆以爲其原仿諸詩經，而不知尚書甘誓，已有此體，實始於夏時，並不限於四言也。茲錄甘誓全文於后，而注明其韻，即可瞭然。所注韻部，以江晉三十一部諧聲表爲主，若以孔奭軒詩聲類，及通訓定聲十八部，高郵王氏廿二部王氏初爲二十一部，章太炎廿三部證之，皆可相通也。

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圍，陽

王曰，嗟六事之①，黃

子誓告汝，魚

有扈氏威侮五圉，陽

怠棄三②，耕

天用勦絕其[㊦]，眞耕命韻，江氏眞耕兼收。

今予爲恭行陽天之罰，

左歌不攻于左歌，汝不恭[㊦]，眞耕

右之不攻于右之，汝不恭[㊦]，眞耕

御非其之馬[㊦]耕，汝不恭[㊦]，眞耕

用[㊦]眞耕賞于祖魚，

弗用[㊦]眞耕戮于社，魚

子則孥戮汝，魚

觀甘誓全篇之韻，卿與二行字叶，人與正及六命字叶，汝與祖社汝各字叶，全篇皆有韻，首三句平列，三韻隔叶，秩然不亂，實開詩采芑，歎彼飛隼一章，三韻隔叶之例，茲錄其詩於下，以證吾說。

采芑第三章

歎彼飛隼[㊦]脂孔與軒謂隔韻與液叶，江晉三不以爲韻。其飛戾[㊦]眞，亦集爰[㊦]之，方叔涖[㊦]之，止孔不以爲韻，江謂爲韻。其車三[㊦]眞，

師干之[㊦]之，方叔率[㊦]之，鉦人伐鼓[㊦]魚，陳師鞠旅[㊦]魚，顯允方叔，伐鼓[㊦]魚淵[㊦]眞，振旅[㊦]魚闕[㊦]眞。

隼泄天千皆隔韻相叶，亦猶卿行人命之隔韻相叶，且江氏眞耕耕陽有通叶之例，故甘誓前半篇，更可爲眞耕耕陽通叶，其左右二韻，爲句中韻，如詩鴟鴞鴟鴞句中疊韻之例。本江氏詩經韻讀。用命弗用命，一命字，亦句中

韻，與此詩之伐鼓振旅，句中韻相似。又四命字疊韻，與此詩之三止字，又大東四子字，疊韻略同，惟汝韻與後祖社汝叶，隔韻稍遠，然詩有誓第二句在周之庭，與隔六句嗚嗚厥聲數句爲韻，本詩聲類。則亦不能謂相隔太遠也。

總之，甘誓一篇，有隔韻，有通叶，有句中韻，有疊韻，可謂極用韻之變化，而爲全篇有韻無疑，可爲後世布告韻文之先例，前人竟未有言之者，豈非失諸眉睫乎，臆說如此，敢以質諸大雅。

甘誓篇中，感侮五行，怠棄三正，爲對耦，左不攻于左四句，用命賞于祖二句，亦皆耦句，全篇僅十八句，而耦句已得其半，故其文極嚴整可誦。

甘誓書序云，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史記夏本紀，啓即天子之位，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于甘，將戰，作甘誓。淮南子齊俗訓，昔有扈氏爲義而亡，高誘注，有扈夏啟之庶兄，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高說啟伐有扈，與書序史記合，獨言有扈爲啓庶兄，特異，當有所據。然高注呂覽先己篇，謂有扈夏同姓諸侯，與馬融有扈媼姓之國，爲無道者，說相同，見釋文。又楚詞天問，有扈啟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王逸注，扈本故人，逢時爲侯，啓攻之，於牀擊殺之，其說又異，而皆爲啓事，則同。然墨子明鬼篇，引作禹誓。莊子人間世，言禹攻有扈，國爲虛厲。呂覽召類篇

，禹攻曹魏屈騫有扈，以行其教。說苑正理篇，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有扈氏請服，皆以爲禹事。呂覽先己篇，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

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高注，有扈夏同姓諸侯。傳曰，啓伐有扈。畢沅校正引孫氏云，校正參訂姓氏，有孫志祖孫星衍二家，此孫氏當爲志祖。如果爲相，注不應但據啓事爲證，考御覽八十二，引作夏后伯啓，知今本誤，然困學紀聞，亦引作夏后相，則南宋時本已誤矣。盧云，文案伯古多作柏，後人疑爲相，因并誤刪啓字。師轍按據孫盧二家考證，相乃伯啓之譌，馬驥釋史，亦謂相宜作啓，孫星衍尙書今古文注疏，謂相當爲柏，柏謂伯禹，然終不如志祖引御覽謂伯啓之確，是甘誓一篇，雖有禹啟二說，或者禹曾伐之，禹薨，有扈復不奉正朔，啓再伐之，段錫瑞致證甚詳。所以有怠棄三正之辭，然無論禹啓，甘誓爲夏初之文，實無可疑。誓詞爲後世布告一類，其用韻之變化，可謂開後代韻文之鼻祖，足證中國韻語發達之古。

今人有疑五行三正之名，出於周代，非夏時所有，而疑甘誓爲僞者，不知五行見於洪範，洪範雖爲周初之文，然其言曰，我聞在昔，鯀陴洪水，汨陳其五行，則所言乃指堯時。蓋五行之說，極古無疑，若言五行之詳，則春秋繁露，白虎通，五行大義，言之備矣。至于三正，大傳謂三統爲三正，馬融謂三正爲建子建丑建寅，鄭玄謂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後人誤以大傳三正，皆從夏商周言起，疑已前無三正，不知大傳言王者在二王之後，與巳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乃指周立夏殷二王之後而言，故其三正就三王言之，非謂古無三正也，至白虎通三正用禮三正記，改文質之說，又引大傳之文，自然從夏商周言之。

，皆不得謂古無三正，孫星衍書疏云，三正在夏殷周以前，公羊疏引鄭注堯典云，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宋均注禮含文嘉云，三帛謂朱白蒼，象三正，宋書禮志云，三而復者正色也，二而復者文質也，王先謙孔傳參正，亦謂夏以前有三正。詩緯推度災云，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二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通典引尚書中候，亦有其文，觀上各家所引，益足證三正建子丑寅，尙赤黑白之說，不始於夏。又書孔疏引鄭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是三正之說，不獨三王始有之，五帝時亦已有之，況堯建丑，舜建子，禹建寅，明明三正，安能謂夏時無三正。不過三正之說，至公羊家言之乃盛，公羊本說春秋，由周而推言夏商，故近舉三王，非溯其原也。近人以疑古爲標榜，必欲舉堯典皋謨甘誓諸篇，數千年無疑者爲僞書，發禹蟲之妙論，自貶其文明，吾又何譏焉，亦祇有各信其所信，以待當代後世，博雅君子論定耳。

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十日

古代四聲問題

張克強

古代有無四聲，迄今未有定論。愚于古韻之學，所涉既淺，不敢妄有所陳，惟以爲欲解此疑，當于古書叶韻而外，別闢塗徑，不然恐終難得其真。蓋古之韻文，異部尙可通叶，四聲之分用，更非所介意也。嘗見古之合音，上聲與平入不混，實較古書韻脚爲可據，今僅就記憶所及，毛舉數事如下，之於爲諸，之焉爲旃，奈何爲那，不來爲狸，鯽令爲精，廣韻十四終葵爲椎，邠婁爲鄒，扶搖爲焱，蕤藜爲茨，突爨爲團，此平聲合音爲平也，不可爲叵，而已爲耳，如此爲爾，此上聲合音爲上也，不律爲筆，此入聲合音爲入也，雖未暇窮搜冥討，然恐出乎此例者亦鮮矣，至于去聲合音爲去者，僅得左傳壽夢爲乘一則，然夢乘二字，三百篇中多與平聲叶，二字當時讀平讀去，疑莫能明，故古代是否有去聲，仍望達者詳考之，其上聲，以上舉合聲諸例觀之，與平入大界劃然，恐古當有此聲也。

麻花、油燂鬼、餛飩及其他

顧 隨

自維於文字訓詁之學，素無研究，所知極少。今日來此，非敢自居於講演，不過將平日讀書所見，拉雜述之，錯誤在所不免，遺漏亦不能無。所望諸位師友之不吝教誨與糾正也。

吾人平日早點所食有所謂麻花，乃是以驗發麵揉作細條，再搓合紐轉入油燂成者。鬆脆可口。有甜醃二種。不過故都人士每稱如環者之一種，亦曰麻花，蓋連類而及，不復細爲區分。此如環者，通稱作油燂鬼。鬼或書作燴，皆非是，當爲果字之譌，音之轉也。即如「國」字，國音讀若果，而黃河流域則讀若鬼。江浙讀鬼若「舉」，而油燂鬼之鬼則仍爲國音之鬼而不讀舉。於此證之，油燂鬼固當作油燂果矣。而又或簡稱曰果子。蓋吾國習俗凡以油酥製成之麵食而作點心用者，多曰果子。故都所謂餛飩，黃河流域即稱果子。意其最初當是製成果實之形，故宋人筆記中有像生果子之名。像生云者，言其形制逼真也。變假而不作果實型之點心，仍襲名果子。變假而油燂者，亦泛名曰果子矣。油燂鬼之形制亦有多種，有如環者、有作橢圓者。有食之而酥脆者，而鬆軟者。其作圓餅形者，故都謂其薄者曰薄脆，厚者曰起子。又有黏合兩條入油燂者，天津往往有之，故都尚不多見，或名之曰油條，曰兩條腿，吾鄉則曰麻饅。吾鄉又有以雞卵入麵餅燂之，中隆起而外多泡，則象其形而名之曰燂蝦蟆。至故都餛飩肆中有所

謂炸木耳（或曰貓耳朵），蜜套環，蜜麻花，花蜜蕊之類，皆油燻果也。

至於餛飩子，乃是紐合多數之細麵條而燻成，殆油燻鬼之精製者與。此間多爲圓柱體，市場及廟會上俱有出售。吾鄉則多爲扁方型。其條較之此間所見者尤細緻，精者殆如二合線，入口一嚼，鬆脆欲消，有如冰雪，但不洶齒耳。早點佐粥，最爲佳品。又或淪湯食之，綿軟如湯餅，而細膩過之。此間所製，類多疲軟，較遜色矣。吾幼時讀書塾中，初見餛飩字，以爲是俗字。後來稍長，乃知說文、廣韻、玉篇中皆有之。然說文食部餛飩下曰：『熬稻餛飩也』。廣韻、玉篇於餛飩下俱注曰：『飯也』。似皆非今世之所謂餛飩子。

油燻鬼古時謂之寒具。劉禹錫詩曰：『纖手搓成玉數尋，碧油熬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扁佳人纏臂金』。言其製法，言其色，復言其形，可謂形容盡致。『纏臂金』云者，殆指金釧而言。金釧作圓環形，寒具亦爾。然釧之條亦作圓體，而寒具之條則爲扁體，故曰『壓扁』耳。而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曰：『膏環：用梳稻米屑，水蜜溲之，強澤如湯餅麵，手搦團可長八寸許。』注曰：『屈令兩頭相就，就膏油煮之。』想像其形製，甚似今之果子。同書又曰：『細環餅，截餅：皆須以蜜調水溲麵。若無蜜，煮棗取汁，牛羊脂膏亦得，用牛羊乳亦好，令餅美脆。截餅純用乳溲者。』注曰：『環餅一名寒具，截餅一名蠅子。』又注曰：『入口即碎，脆如凌雪。』則大類今之薄脆。度賈氏之意，膏環作圓形，故曰環；而細環餅，截餅皆扁平如餅，故曰餅耳。然古人於麪食多命曰餅，如湯餅蒸餅之類。故此三

種，賈氏皆列入書中『餅法第八十二。』至買書之注，當非出自著者之手，四庫書目提要據文獻通考以爲宋人所作。若然，則注所云云，亦未必盡當賈氏之意。吾人正不必以買書之注，而疑劉氏之詩耳。寒具唐人或曰饊頭，亦作捻頭。范攄雲溪友議載李日新詩曰：『商山食店大悠悠，陳豔饊饊古饊頭。』韋綯劉賓客嘉話亦曰：『以寒具爲捻頭。』

復次，楚辭招魂篇曰：『糗糈蜜餌，有饊饊些。』朱子集注曰：『糗，糗，環餅也。吳謂之膏環，亦謂之寒具。』玉篇糗下，亦曰：『糗，糗，膏環也。』朱注混環餅與膏環爲一物，與齊民要術之區分爲二者不同。至於饊饊，朱注則曰：『饊也。』說文食部饊下曰：『熬稻饊饊也。』又同書食部饊下曰：『餈和饊也。』揚雄方言亦曰：『饊謂之饊饊。』又曰：『饊謂之餈。』郭璞於饊下注曰：『即乾餈也。』夫饊饊而曰饊，而曰熬稻，似只是今所謂『餈稀』之類。招魂之意若曰：『糗糈蜜餌之上，塗以饊饊；或其中麝合以饊饊耳。』蓋一若今市上所售『糖餅兒』之類。然玉篇又曰：『餌曰饊饊。』而今日饊饊肆中招子亦往往大署糗糈饊饊，則又爲點心果餅，而非『餈稀』矣，恐非饊饊之原意也。

總之，古來之油燂鬼，雖名稱不同，形制各殊，而多合以蜜與餈，故爲甜味。若吾人今日所食，多爲鹹味，殆後起者歟？

拉雜述來，引證既欠詳博，論斷尤難正稿。未敢謂爲一得之供。如師友有與，更作系統之考證，則拋磚引玉，至引爲榮幸也已。

宋槧說文繫傳跋

李維棻

涵芬樓影印說文繫傳，有先後二本，先者據述古堂影宋寫本，後者取宋槧本與影寫本配印，宋本自第三十起至末，凡十一卷，爲明趙宦光舊藏，黃蕘圃著錄於百宋一廬書錄，卷首有汪士鐘印，與述古堂本比勘，行款悉同，書中殷字皆缺筆，而宋本頗有勝處，如第三十一，四葉一行，目之角戾爲首，宋本首作昔；後一行，肉去則爲髡，髡作昌；第三十二，一葉後七行，戈石反，作弋召反；三葉四行，獸之以兔者，以作似；第三十四，三葉一行，王臣恐懼，王作主；第三十六，二葉二行，故一二三質從弋，質作皆。亦有宋本與述古本均勝於他本之處，如第三十，一葉六行，凡千三萬，二本千皆作十；第三十一，一葉後七行，止之刺撥，刺皆作刺；第三十二，二葉一行，飲食急而逆，逆上皆有气字；第三十三，一葉一行，說文解字通論卷上，論下皆無卷字；第三十六，一葉後一行，導一莖六穗於庖犧，皆無犧字。祁刻雖云出自影鈔，然行款既殊，內容竄改，一經讎比，乃益顯著，嘗以諸本參校，兼采清儒所引各家鈔本，探討異同，撰爲校記，以質正于當世君子。

金文辭語法無定說

戴君仁

嘗謂讀金文辭有三難，而字形難識不與焉。典制難考一也，成語難知二也，字多假借三也。近讀郭鼎堂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復覺銘辭之中，置字宅語，往往無定，非可以後世文法繩。每欲納其條理，而漫無友紀，不可爬梳，是於三難之外，又增一障也。茲舉所見，以爲徵明。中蘊云：「中乎歸生風孖王」。案彝器勸銘，多爲記賞錫，誌恩榮，不見臣下饋君上者。是中乎歸生鳳于王，言王呼饋中以生鳳也。（依郭氏說）趙曹鼎云：「王射于射盧，史趙曹易錫弓矢虎盧口口十父」。亦當爲錫弓矢等物於趙曹，易字應在史趙曹上也。汜伯段云：「子孫歸參其邁年日用言于宗室」。案歸參爲人名，尋上文「歸參敢對訊天子不杯魯休」可知，是歸參二字，宜在句首，而應爲「歸參其邁年子孫日用言于宗室」也。班段云：「王令吳白曰，目乃自左比毛父。王令呂白曰，目乃自右比毛父。趙令曰，目乃族從父征」。是趙令即令趙，尋上文可知也。又田告一詞爲氏族名，（容庚說見商周彝器通攷）亦作告田。田告魯云，「田告」。告田解云，「告田父丁」。是二字上下無定也。又子孫永寶一語，銘辭至習見者也。子孫亦作孫子，子子孫孫亦作孫孫子子。雙子旅鼎云：「雙子旅作父戊寶尊彝，其孫子永寶」。麥彝云：「孫孫子子其永寶」。段殷云：「孫孫子子邁年用

高祀」。通說云：「其孫孫子子永寶」。刺鼎云：「期其孫孫子子永寶用」。亦非如後世必循序子在孫上也。又士父鐘：「八士」父其眾及口口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高子宗」。以走殷「徒走其眾卒子子孫孫萬年永寶用」例之，眾字宜在子字上，當爲士父其口口萬年眾子子孫孫永寶用高子宗」。更以鄭段「鄭其豐靈邁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高」例之，似所缺者爲眉壽二字，不當如郭氏指爲人名也。又對揚王休，語見毛詩，銘辭尤習用之。然對揚二字，間有隔離或復顛倒者。遷解：「凱揚王休對」；克盥：「敢對天子不顯魯休凱揚」，號叔旅鐘：「旅對天子魯休凱揚」是也。又册命之事，彝器所載至夥。王命諸臣時，必有右之者，即周禮大宗伯所謂儻也。（依王國維說，見觀堂集林一周書顧命考。）尋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儻」下，鄭氏注曰：「儻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儻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略也。」是右者所司爲延當命者入門，入或入門字，當在當命者之下。如寘盤：「宰頹右寘入門，立中廷」；無叟鼎：「鬲徒南仲右無叟內入門，立中廷」；休盤：「益公右走馬休入門，立中廷」；師兌段：「同仲右師兌入門，立中廷」；師餘段：「鬲馬共右師餘入門，立中廷」；其正例也。然亦有變亂不如律者。如鄭段：「毛伯內入門立中廷右祝鄼」；師夔段：「宰瑀生內入右師夔」；伊段：「躡季內入右伊立中廷」；揚段：「鬲徒單白內入右訊」；蔡段：「宰咎入右宰蔡立中廷」；遷解：「咸井用叔入右遷」；晉壺：「井公內入右晉」；是也。又記時之語，例在發端，而亦有著於尾末者。如吳彝，遷解末云：「佳王二祀」；大盂鼎末云：「佳王廿

又三祀」；小孟鼎末云：「佳王廿又五祀」，師匄鼎末云：「佳元年二月既望庚寅王各于大室燹內右祭」；是也。凡此種種，若謂勸銘之時，隨手鑿鑿，致有錯亂，然宗彝重器，何容如是慢忽耶。竊謂語文成法，由于積習，約定俗成，乃有規律。三代之時，文字初創，造語法式，尙未凝定。此於左氏傳子瑕引諺：「室於怒，市於色」，已可略見。若以後世文辭例古，鮮有不詫爲怪異者矣。臆見如是，未敢自信，用質大雅。

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十四日

語文學會講演集第一輯目錄

- 讀經籍舊音辨證發墨……………沈兼士
- 古文字對於載籍訓詁之糾正……………于省吾
- 國文法之特質……………陳君哲
- 異形同字與同形異字……………戴靜山
- 說文中經誼之探討……………陸宗達
- 研究漢代詩文韻讀之方法……………周祖謨
- 段玉裁與江有誥諧聲表的比較……………許世瑛
- 論隋唐間之楚音……………劉文興
- 元曲中複音辭演變之公式……………顧隨
- 祁刻說文繫傳初印本與後印本校異……………葛信益

說文重文之探討

陸宗達

說文中原列爲重文，其實非一字者。章太炎先生于文始中略有發揮。茲引申章君之義，分例說之。雖剖析淺穽間有微討；而立言攝紀，終非創獲。述而不作，其庶幾焉。讀以斯旨，陳緒講肄。

許君詮次異體，列爲重文。雖間有籀文小篆（漢下云小篆此以小篆爲重文之明證）古文實居大半，蓋許君蒐集經典，故書雅記，廣爲甄采。其于別本異文，則綴于正篆之後，雖或未明言爲古文，而實古文也。如蠟夏書玼從虫賓（凡引經者多是古文）寢或從衣從朕，虞書曰鳥獸寢毛（此證言或者往往爲古文）禛祀或從異（此未引經而但言或者然周禮故書已有禛字是古文也凡稱或者中有古文以是例求之）瑄古者玉瑄以玉從玉官聲（此不言或而知爲古文）蹏逸周書曰不卵不蹏以成鳥獸，翼者繼獸足也故或從足（此言逸篇下言或亦明爲古文異體）聶墨翟書義（此不言爲古文而出自周秦書亦可準古文之例）諸例，旁互參審，埒爲古文之異體。是知凡重文中未注明籀篆者，多古文也。

又許君子經典中別本異體，固在甄錄。惟于師說未明，微辭蓋闕，未能溯其原委，折衷異同。故一合也口部列爲正篆水部綴爲沈字重文；一泄也禿部列爲正篆手部綴爲擗字重文（今錯本手部作徒章太炎攷爲泄字之譌誤）然什與沈義由引申，泄與擗音同互假，而許君與異體同列，類例混淆，條屬未密，因此踳

駁，致生三弊

一曰據經典通用，增爲重文，而不能說其形義者

巖 古文羌如此

𠄎 古文尚如此

凡許書言如此者，但就典籍異文比知某字。而未能說其筆意，溯其所從也。

二曰正篆無其字，應爲補列。而誤增于通用字之重文者

習 亦古文友

夏竦古文四聲韻引三體石經作習，文始說從友從自，爲有繼之辭正字，與友字義別。

蕪 古文字

次從二，本次弟正字，故訓不前不精。古文作蕪乃周官掌次之次，章太炎云：掌次曰，設重沓重案。

鄭司農云：沓平帳也。重沓故作三重形以象之

此類重文，皆應別列爲正篆。而許君不察，見異本古文卽以爲通用字之殊體，亦不免牴牾。

三曰經典異文並非一字而誤增于某字之重文者

𠄎 古文押

案押檻也。以藏虎兇。文始謂依小徐本作𠄎。此初文象形。恐非然也。疑𠄎皆甲之古文，說文甲從

木戴孚甲之形。然三體石經篆文作𠄎古文作𠄎則甲字當從𠄎外象孚七𠄎與𠄎形正相似。篆文作𠄎者，十卽甲之變也。說文作𠄎又𠄎之變也。又案甲與𠄎語本同株。甲古韻在合部，𠄎古韻在曷部，然甲介五用，故甲十亦可音轉。太乙經謂甲象人頭而齒從𠄎象首，亦甲𠄎互用之證。彝器甲字多作十，繹山刻石戟字或作戎，其𠄎形之變與。

禘 古文禘從隋省

柴燔柴焚燎以祭天神周官言祀天有禋祀實柴檀燎諸節，蓋總名曰柴以三祀通爲積柴，是柴之得名由柴來也。禘則專屬裂肉實牲體之義，與燔柴無涉。周官禮經或借隋墮爲之。釋者總爲二義。一訓墮下；一訓分減；士虞禮曰：祝命左食隋祭。注云。隋之言猶墮下也，齊魯之間謂祭爲墮，此墮下之義也。郊特牲鄭玄注說制祭曰：取牲胾脰燔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于主前。孔疏云：墮卽墮祭也。謂分減肝脰以祭于主前也。此則凡以肉物分減後之祭，謂之墮。是分減之義也。然墮下與分減，義實相因。猶墮損本一語之轉也。惟禮經所說隋爲宗廟之禮，尸未食前，割裂牲肉置于器上之通名。則禘與祭義相賅合，故疑禘卽祭之古文也。

上列重文皆與正篆字義不同，語原有殊。若詳討其物類，比其音義。皆當爲它文之殊體。而許君拘牽經籍異文，未能明其封畛。亦詮釋之疏也。

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十四日

語文學會講演集第二輯目錄

- 論語新證……………于省吾
- 詞略之類例……………陳君哲
- 禪母古音讀如定母說……………周祖謨
- 阢隍詞義之分析……………孫德宣
- 運用聲訓例證……………孫人和
- 談倒用印與篆籀之關係……………劉盼遂

汪容甫述學年月日多誤

陳垣

述學有荀卿子、賈誼年表，知汪君對年代，未嘗不注意。然今本述學年月日多誤，粵雅本廣陵對，乾隆五十二年，誤作乾隆二十五年無論矣，其各本同誤者，如朱先生學政記序末，署旃蒙敦牂，病月謹叙。旃蒙者乙、敦牂者午，其爲誤顯然。

又釋印云，徐壽輝治平三年，當至正之十三年，歲在丙戌也。按元至正十三年癸巳，非丙戌，丙戌至正六年也。

又江德量墓誌云，德量以乾隆五十八年十月辛丑歿。汪喜孫撰容甫年譜又云，江侍御以十月癸丑歿。按乾隆五十八年十月辛酉朔，無辛丑，亦無癸丑也。

馮廷丞碑銘云，廷丞以乾隆五十年十一月乙丑卒，次年十一月乙丑葬於代州。按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辛未朔，無乙丑，據朱石君撰廷丞墓誌，廷丞實以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十一月八日卒，五十年十一月某日葬，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壬子朔，八日巳未，亦非乙丑也。

江德量誌撰於容甫卒之前夕，爲未定稿，其誤不足異，馮廷丞碑乃精心結構之作，竟誤葬年爲卒年，何也。

其先考靈表云，乾隆十四年四月卒，中生凡七歲。按喜孫撰容甫年譜，乾隆十五年，容甫七歲，若十四年則容甫六歲，二者必有一誤也。

其先母靈表云，乾隆五十二年七月辛丑朔卒。按乾隆五十二年七月丙寅朔，非辛丑。語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文爲汪君所手定，何舛誤至此。

哀鹽船文尤有名，然其首句云，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乙卯，儀徵鹽船火。按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癸酉朔，無乙卯。據道光儀徵志祥異門，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沙漫洲火，焚鹽船六十餘隻。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丁卯朔，十九日乙酉，亦非乙卯也。嘉慶揚州志事略門載此事，雖不書日，而以爲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事，與儀徵志同，則述學之文，日與年俱誤也。

以上所舉，其誤皆可在本文發見，有非參考他書，不知其誤者。倘一一尋其史源，所得當不止此，如洪君妻蔣氏墓誌云，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友人洪禮吉喪其母。考之北江年譜，北江實以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喪母也。

又開卷第一頁，釋闕第一行，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傳云云，考之左傳，僖公實莊公之謬也。

今述學重刊彙刻小字本，附有校勘記，然於上列諸點，全未指出，由是可得兩種教訓：

一、校讐之事，非徒廣搜異本，校其字句之異同而已。

二、汪君近在百數十年，其所著書年月日之謬如是，則欲考先秦兩漢古籍年月之謬，豈易易耶。

晉人草書研究

啓 功

書契以來，字體屢變，漢許慎著說文解字，千古奉爲圭臬，顧自隸體一興，古制漸泯，草書更專主簡省急就，六書之義，不可驟尋，唐宋學者，有自矜謹重，不爲草書者，乾嘉老宿，甚且以篆體錄文，其視草行，殆同旒鬣，然許氏云，漢興有草書，而士夫書檄，尤尙草體，號爲迫遽不及草書，蓋憤其筆法耳，固古人之所重也，研求文字沿革者，於漢隸之後，今隸以前，微草無徵，詎可等之雜藝乎。

漢有草書之說，前人多未盡信，以閣帖所收章帝張芝之書，皆出僞造，自西陲簡牘，重見人間，其有年號可考者，上至武帝太始，而神爵一簡，已是草書，祭酒之語，始信不誣，第草書於漢世，究屬草創，木簡之出土，多已斷闕，其由章草變之今草，體勢完具，當在晉世，故言草書者，必以晉人爲主，上窺炎漢，以溯淵源，下概李唐，以窮俗變，宋元工草體者，僅米趙數家，明人偏旁多杜撰，儘可存而不論矣。

晉人草書，自少數木簡外，端湫法帖，館本十七帖，傳稱唐刻，澄心堂帖，南唐所摹，世久無傳，明人以南宋澄清堂帖當之，其誤已不待言，淳化閣帖，雖編訂多舛，爲後世所訶，然大輅樞輪，其功未可盡沒，其後大觀潭絳，萃乳益繁，朱明而後，叢帖尤盛，所收諸書，真僞混雜，頗有待於辨訂，地不愛寶

，他日或將繼簡牘更有發見，居今而考晉人之書，仍必以法帖爲大宗。

閣帖編排未善，書人名氏混淆，屢經訂正，已成鐵案，而略檢通行彙刻草字之書，猶多收僞帖中字，其貽誤學人，殆非淺鮮，是以欲考鏡字體源流，必先確辨書人時代，與夫帖之真僞，後人題署，不足盡憑也，閣帖之誤，前人論之已詳，明清叢帖中，頗有古帖，標題亦常舛誤，觀者過信過疑，皆有其蔽，試舉二帖以例之。

出師頌書作章草，墨池堂戲鴻堂本，題曰索靖，玉煙堂本，題曰蕭子雲，三希堂本，有米友仁跋，定爲隋人，嘗合校之，明人所刻，鼓無停響，鼓皆作救，文遂不通，三希堂本墨跡，今有影本行世，筆勢古厚而流美，決非響榻可得，因嘗懸斷明人所刻底本爲僞，後於友人家見一墨跡，爲陶齋舊藏者，有明初人及文彭十餘跋，備致推許，其誤處與明刻皆同，紙墨尙不及唐宋之古，雖不敢即指爲章董諸刻所據之本，而誤字既同，則章董諸本之非真，可斷言也，且王世貞曾收二本，是明代以前，此帖摹本非一，皆展轉傳模，信筆題署，要以米跋本爲最古，至其是否隋人，固無的據，總之不題爲六朝以上人，米氏自有特識，苟僅依彙帖標題則以後作先，不亦慎乎。

平復帖，章草奇古，紙墨滄澈，字多剝落，宋徽宗瘦金標籤，題曰陸機，梁清標刻之秋碧堂帖，書家既鮮臨做，而論書評帖者，亦罕及之，近年墨跡影本既出，世間始見廬山面目，而觀者以其字不可識，董其昌跋，又未能詳具原委，遂謂徽宗標題，漫無根據，時論紛然，競以骨董養目之矣，余見其草法簡古

，雖近木簡，以爲苟能尋繹文詞，或可稍得佐證，因澄懷諦玩，又復博詢八法名家之留意斯帖者，然後全文大略可讀，其中可商之字，尙約三分之一，而篇首八字，曰彥先胤療，恐難平復，則確無疑義，彥先爲顧榮字，榮與機雲同入洛，號爲三俊，則此帖藉使非出世衡，亦其同時儕輩矣，徽宗標題古跡，固多臆斷，而於此帖，必有依據，惜乎舊跋盡軼，源流莫辨，所幸首行未泐，尙可資爲憑鑑耳。

帖之時代既明，然後究其體勢結構變遷之跡，庶不致混淆訛舛，後先倒置，而古人著筆，緩急從心，線素時或彫殘，墨痕更易脫落，隋唐響榻，已不免失真，宋人上石，再經鈎摹，尤多乖誤，諸家釋文往往紛歧，察其所失，蓋有數端。

一、今草源出章草，章草實省隸爲之，如愛之爲𠄎，憂之爲𠄎，最與真書不合，而按之漢隸，則愛作𠄎，憂作𠄎，草書之源，昭昭可見，後人但據真書結體，以釋草書，宜乎其多未合矣，即如六朝及唐人草書，亦常據當時別體，如孫過庭書譜互相陶𠄎，或釋陶染或釋陶𠄎，今傳古寫二體千文墨跡，舊題智永所書，染字真書作𠄎，草書作𠄎，可證書譜之非陶𠄎，敦煌所出唐人草書法華玄贊數卷，中有𠄎字，或釋函，或釋品，或釋卷，按卷字別體作𠄎，道藏中恒有其字，刻本玄贊，此處真書正作卷也，拈此二字，足當隅反。

二、董道廣川書跋云，得秘閣墨書，校其字畫，皆硬黃摹書，至有墨色溼落，或以重墨添暈，當奉詔時，其所模榻，皆略仿其大體，而私以筆畫成之，按著指王著奉詔謂刻閣帖也，大觀雖重取墨跡上石，

較勝淳化，而仍不免舛誤者，當是底本如斯，無從校正耳，王獻之地黃湯帖。謝生還可耳，進退不可解，**𠂔**、**𠂔**二字之間，空隔甚遠，且爾字橫筆上折，文義字形，兩覺未允，偶閱右軍帖、見屢言司州，因悟爾實**𠂔**字，原跡失其首筆一橫，其上是河字，非可字也，此或廣川所謂墨色溼落處，一筆之失，兩字俱誤，又王羲之謝光祿帖，**𠂔**、**𠂔**奄忽，二下之字，舊釋爲朝，二字分明兩畫，而釋作一，所以遷就下文朝字，實當釋二都也，此一字難識，而逕改上文，削足適履，此之謂耶。

三、閣本偽張芝汝殊愁帖，處耳處字，誤斷爲二，分居兩行，後人釋爲不可，大觀改正，處字始明，姚鼐謂大觀行款較淳化爲高，即以此處耳二字一行爲度，其說雖無實據，却具至理。

四、王洽不孝禍深帖，備**𠂔**嬰荼毒，備下一字，舊釋作豫，蓋由上文備字而臆測之，不知與下文不屬也，諦審大觀本，此字筆勢，與上下各字，迥不相侔，後見唐摹古軍喪亂帖墨跡，亦有此一字，在兩行之間，喪亂帖，前有僧權押字，乃悟此字爲珍，姚懷珍押字也，摹入正文，遂不可解，故余嘗謂處字爲截鶴，珍字爲續鳧，閣本摹勒之粗，可窺一斑，如望文生義，鮮有不誤者，然則考釋古帖、豈易事哉。

五、釋閣帖者，如施氏，劉氏，顧氏，互有短長，王澐閣帖考正，素稱允當，以今觀之，仍不免於穿鑿與固執，况草主簡易，點畫屈曲，往往因人而異，虛舟好執點畫參差，辨字異同，則賢者之失也，如羲之初月帖，末二字，或釋呈耳，或釋皇恐，王云皆非，當是皇恐皇恐，古人重文必加兩點，此恐字末筆稍拖，即指爲重文，則前舉張芝帖中耳字，末筆至長，可逕釋爲耳耳乎，羲之黃柑帖云，奉黃柑二百，

王云是三百，上下各借一筆，按右軍有帖云，奉橘三百枚，虛舟中心橫互三百之數，不惜強柑就橘，寧非笑柄。

略舉大凡，已有五失，則草書一體，前賢考釋雖多，終有待於整理也。

彙輯草字之書，通行者，如草韻辨體，草韻彙編，草字彙等，皆展轉模臨，筆意全失，所收諸字，不著出處，帖之真偽，更不暇擇，學者苟執之以習筆法，以考字體，其流弊所極，曷可勝言，草訣歌，流俗所習，入人尤深，范文明草訣辨疑，朱宗文草聖彙辨，攻其膠誤，頗爲詳盡，宜若自此可廢，而今日朱書罕行，草訣歌依然傳誦焉。

近代上元李古餘先生濱，著草說十五卷，考草體之變遷，至爲精覈，惟所摹諸字，筆意仍未盡得真，間亦收僞帖中字，以其義主輔證其說，鈎摹精粗，固所不計，惜其書流傳未廣，而草訣歌復出章草本，風行一時，瓦釜雷鳴，誠堪怪歎也。

今日印刷之術，進而益精，古帖善本，得一一寫影，先民墨跡，屢有搨獲，有志研考草書者，正宜統覈諸家之說，重加理董，剪取帖字，著其出處，以付影印，可免摹寫之失，疑者闕之，誤者正之，使草體沿革，秩然可按，示學者以準繩，亦不朽之盛事也。

余閱課卷，每見破體字，今人號爲簡字，又曰手頭字者，嘗戲謂簡字之義，在乎省簡，而以真書筆法寫之，點畫皆斷，如能草書，則簡體數筆之字，或竟一筆可成，且字字有本，無須現造，亦習慣之一道也

聞者茫然，而實莫之能省，余故云，草書復興，雖簡省急就，古人視爲不合六書者，以流傳既久、體變可徵，猶愈於任情損益之手頭字也，因論晉人草書，而并及之，方聞之士，或不以斯言爲河漢歟。

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九日

唐本毛詩音撰人考

周祖謀

唐寫本毛詩音殘卷，存大雅文王之什旱麓篇訖游之什召旻篇，凡九十八行。原無著者姓氏，或以爲晉徐邈所作也。案徐邈東晉人，其毛詩音亡佚已久，惟陸德明毛詩釋文存其梗槩，今乃有徐氏原書出世，誠爲奇秘矣。然以余考之，此卷絕非徐氏之書，迥無疑義。何以言之？一曰釋文引徐音與本書不合，一曰釋文引徐音本書不備。釋文引徐音與本書不合者，如：詩靈臺「王在靈囿」，釋文：「囿音又，徐子目反。」案殘卷囿音于救反，與陸音相合，去徐音甚遠。徐作子目反者，取與「麀鹿攸伏」協韻。又「虞業維樅」，釋文：「樅，徐七凶反，又音衝，沈又音子容反。」案殘卷樅音促雙反，與釋文所引徐音不合，雙廣韻屬江韻，凶則鍾韻字也。又「鼗鼓逢逢」，釋文：「逢，薄紅反，亦作謹，徐音豐。」案殘卷逢音蒲工反，與陸氏相合。釋文云徐音豐，雙廣韻敷戎切，與蒲工反洪細有別。又文王有聲「王后維翰」，釋文：「翰，戶旦反，徐音寒。」案殘卷翰音恒案反，恒案與陸音合，讀爲去聲；釋文引徐音寒，則作平聲讀，與「維豐之垣」相協，垣平聲字也。徐書往往存留古音，此特其一例耳。又卷阿「伴奂爾游矣」，釋文：「伴音判，徐音畔；奂音喚，徐音換。」案殘卷：「伴，毛普半，鄭蒲半；奂，毛呼亂，鄭胡亂。」分別毛鄭，而未嘗專主一家。依釋文則徐氏原書必不分毛鄭，而專主鄭讀，是與殘

卷有異。又「爾士字販章」，釋文：「販，徐符版反。」案殘卷作彭板反，符彭類隔。又「弗祿爾康矣」，釋文：「販，沈云：毛音弗。徐云：鄭音廢，福也。」案殘卷云：「弗，毛弗，鄭祓，妃勿反。」與釋文所引徐音迥不相同，妃勿反入聲，廢去聲也。又民勞「迄可小傷」，釋文：「傷，起例反，息也。徐丘麗反。」案殘卷傷音卿列反，與釋文起例及丘麗二音皆不同，卿列入聲，起例丘麗皆去聲也。又板「多將焯焯」，釋文：「焯，徐許酷反，沈又許各反。」案殘卷焯音香約荒哭二反，香約與沈重音許各反相近，廣韻約在案荒哭與徐遠音許酷反相近。廣韻哭在屋依釋文則徐氏原書蓋僅出一音，今殘卷兼有徐沈二讀，是與釋文所引徐本不同。又蕩「天不酒爾以酒」，釋文：「酒，面善反，徐莫顯反。」案殘卷酒音民善反，與釋文所引徐音不合。又抑「無言不讎」，釋文：「讎，市由反，徐云：鄭市又反。」案殘卷讎音市由市救二反，不分毛鄭。又雲漢「蘊隆蟲蟲」，釋文：「蟲，直忠反，徐徒冬反。爾雅作爨，云薰也。郭又徒冬反。韓詩作焯，音徒東反。」東通志案殘卷云：「蟲，徒東反，又作爨。」與釋文所引徐本不同。又「如悛如焚」，釋文：「悛音談，徐音炎。」案殘卷悛音唐甘反，不音炎。又韓奕「魚鼈鮮魚」，釋文：「魚鄭薄交反，徐甫九反。」案殘卷魚音彭交反，與鄭讀相同，不作甫九反。又常武「闕如唬虎」，釋文：「闕呼檻反，正義作呼徐火斬反，又火敢反。」案殘卷闕音孝感反，與陸音徐音用字均不同，斬躑韻字，敢敢韻字，感則感韻字也。殘卷檻音下斬反蓋檻為一韻且釋文所引徐書有二音，今殘卷僅出孝感一音而已。以上所舉，皆殘卷與釋文所引徐本不合者也。

至於釋文引徐音而本書不備者，如：詩「旱麓」以享以祀，釋文：「享許丈反，徐許亮反。」案殘卷無享字，與釋文所云不合。又生民「瓜臆嗒嗒」，釋文：「嗒，布孔反，徐又薄孔反。案殘卷嗒音蒲孔反，而無蒲孔一音。又「維糜維芑」，釋文：「芑音起，徐又巨已反。」案殘卷芑音羌已反，與陸音相合，別無巨已一音。又行葦「敦弓既堅」，釋文：「敦音雕，徐又都雷反。」案殘卷云：「敦，雕音，丁堯反。」無都雷一音。又「黃耆台背」，釋文：「台，湯來反，徐又音臺。」案殘卷台僅音湯來反，不音臺。又板「出話不然」，釋文：「出如字，徐尺遂反。」案殘卷「出」字不爲音。又蕩「曾是掎克」，釋文：「掎，蒲侯反，徐又甫垢反。」案殘卷掎音蒲侯反，與陸音合，無甫垢一音。又抑「輯柔爾顏」，釋文：「輯，徐音集，又七入反。」案殘卷不爲輯字作音。又桑柔「弗求弗迪」，釋文：「迪，徐徒歷反。」案殘卷無迪字。又雲漢序「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釋文云：「徐憂於救反。」案殘卷不出憂字。又雲漢「早既大甚」，釋文：「大音太，徐他佐反，下大甚並同。」案殘卷不爲大字作音。又韓奕「燕師所完」，釋文：「燕，於見反，注同，安也。徐云：鄭於顯反。王肅孫毓並烏賢反，云北燕國。」案殘卷不出燕字。又常武「徐方釋驪」，釋文：「驪如字，徐音蕭。」案殘卷不爲蕭字作音。又瞻卬「時維婦寺」，釋文：「寺，徐音侍，亦如字。」案殘卷無寺字。以上所舉，皆釋文所引徐音而不見於殘卷者也。夫釋文自旱麓「鴛飛戾天」以迄召旻「不云自頻」，所引徐音凡四十三則，其中與殘卷聲韻及體製不合者十六，反切與直音用字不同者九，不見於殘卷者十四，或隨舉三條查介卒問未及細檢其完

全相合者，纔四則而已。由是觀之，釋文所引徐音，或不見於殘卷，或見於殘卷而音韻又不盡合，則殘卷非徐邈之書，其何疑焉。

此殘卷既非徐氏所作，則可進而推尋其爲何氏之書矣。考釋文序錄所舉爲詩音者九人，鄭玄、徐邈、蔡氏、孔氏、阮侃、王肅、江惇、干寶、李軌，是也。復云：「俗間又有徐爰詩音，近吳興沈重亦撰詩音義。」今就殘卷所存與釋文相勘，陸書所引有王肅、沈重、何胤、徐邈、四家。然均與殘卷不符。蔡、孔、阮、江、干、李、六家，雖未見稱引，而陸氏既曾寓目，則其音當亦在陸書之中。然殘卷所出之音，與釋文不同者多，其反切用字非釋文所習用者衆，則此書亦非蔡孔諸家之作甚明。今從陸氏釋文中既不能考其作者，乃不得不求之於隋書經籍志及舊唐書經籍志矣。考隋志所著錄爲詩音者，有劉芳、魯世達兩家。劉芳，彭城人，仕後魏，卒於宣武帝延昌二年，有毛詩箋音義證十卷。魯世達，餘杭人，隋大業元年爲國子助教，有毛詩并注音八卷。舊唐書經籍志無劉芳書，僅有魯世達毛詩音義二卷。今兩家之書雖皆亡佚，而故書雅記猶有稱引之者。若劉氏之音義證雖爲辨識字音之作，實亦兼疏雅訓，與殘卷之僅出字音者不同。如

文選東京賦「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李善注云：「劉芳詩義疏曰：騶虞或作吾。」

文選精白馬賦題下，李善注云：「劉芳毛詩義證曰：彤白雜毛曰駸，彤赤也，即精白也。」

御覽卷三五八勅條，劉芳毛詩箋音義證曰：「櫛是御者所執者也，不得以櫛爲勅。且舊語云馬勅

，不云轉。以勸爲轉者，蓋是北人避石勸名也。今南人皆云馬勸，而以整爲轉。反覆推之，此爲明證。」

御覽卷九四八蜘蛛條，劉芳毛詩義笏曰：「蠪蝻，長崎，音崎嶇之崎。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喜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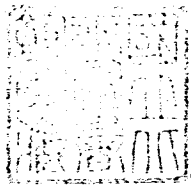
此皆其書不僅言音，且兼疏義訓之證也。夫殘卷與劉芳之書既不同科，則以意推之，此殆即魯世達之書矣。

考世達之治毛詩，有名於時。隋書卷五十八許善心傳云：「大業元年奏薦儒者徐文遠爲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爲學官。」舊唐書卷一八九徐文遠傳且云：「時人稱文遠之左氏，褚徽之禮，魯達之詩，陸德明之易，皆爲一時之最。」則其擅名當世，固可知矣。世達舊唐書作魯達者，蓋唐人避諱而省爲單名，亦猶徐世勸之名徐勸焉。夫世達之書今雖不傳，而唐人書中尙有稱述之者。如古寫本文選集注吳都賦「榮色雜糅，綢繆繆繆」，音決引魯達詩音綱音直留反；又七啓「望雲際兮有好仇」，音決引魯達詩音仇音迷；遠原誤作仇並是。且由此可知唐代是書頗爲流行，故公孫羅著文選音決資爲典據也。至於徐邈毛詩二卷，蓋亡佚已久，見隋志唐志且不著目，僅列鄭玄等諸家音十五卷而已。今殘卷雖未題魯達之名，然其既爲唐人寫本，則必爲唐代流行之書無疑。據是，益可證其非徐邈之單書矣。雖然，此固無損於殘卷之可貴也，蓋徐邈之音，原書雖亡，猶存於釋文之中，後人已

能窺其涯略。魯達之作，則片簡不存，偶於古書中一二見之，學者方恨其少，無以備一家之學，今忽得此逸篇秘籍，豈不彌足珍惜？正不必強以之爲徐仙民所作，而後始見其可貴也。

余既推斷此殘卷爲魯世達之書矣，或曰：世達既爲隋世碩儒，煬帝時乃與陸德明同時被薦，據傷唐書陸德明傳言，德明又嘗與世達共會門下省駁難，而釋文竟未道及世達一字，何也？意者釋文之成書本在德明未入隋之前，德明雖與世達同生南土，同官博士，然因世達之書後出，或先出而未通行，非德明所及見，故釋文未能徵引耳。此固不足以其爲德明同時之人所著，釋文不曾採錄，而辯其非魯世達之書也。

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六日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出版

講演集 第三輯

每冊定價國幣 七 角

編輯者 輔仁大學語文學會

發行者 輔仁大學

電話四局三九六

印刷者 輔仁大學印書局

80

530224

80
530224